

<<一旦错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旦错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404311

10位ISBN编号：7802404312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时间：大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刘国强

页数：31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一旦错过&gt;&gt;

## 前言

现在的“每周一歌夫妻”已经不那么时兴了。十多年前的这个词汇经常在滨海市的大报小报上打连发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哑了火，近于绝迹。

有人说，这叫什么呀，情人不情人，夫妻不夫妻，不伦不类！

我和雷蕾已经不伦不类十年了。

现在一直恪守当年的“夫妻公报”精神，如同美国对大陆与台湾的态度：不希望任何一方改变目前的局势。

平日里，我们都放飞对方，时间的，空间的，人际的，行为的，随便。

只有周末才主动把风筝线轮盘绞紧了，把自己收回来归对方使用，或是使用对方，体会着小别胜新婚的乐趣。

十年来，我们经历了五六百个周末，如无特殊情况，从未失过约。

可最近，因为我的同学贾界突然出事，我们失约了。

那个周末的傍晚，我正打算忍痛舍弃跟川妹子的最后一轮缠绵，川妹子不干。

这女子说，刚把我的欲火烧起来就撤柴啊，这怎么行？

又说，比划这么两下，不冲刺就收兵啊？

还说，让点燃的荷尔蒙在自己体内烧成灰，相当于子弹烂在枪膛里，伤身呢！

我说，高抬贵手吧，别把我掏空了，晚上跟老婆交不上公粮啦！

她向我翻一下白眼，“我靠，没那星腕本事你走什么穴啊？”

”说着，她回转身扯过提兜，抓一大把票子摔在床上，“我说过，我这是有偿服务！”

”我这才想起来，这女子真的拿我当鸭子使了。

事前，她说有偿服务，我还以为我交费呢！

我急了。

我一把揪过床头上的衣服，要掏记者证震她一下。

可我的手刚一碰到那个小本子像被烫了一下，一哆嗦，缩了回来。

真是人忙无智啊——对这种人，我还敢暴露身份？

就在我骑虎难下的时候，佟大志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洪飞，赶快过去看看吧，贾界死了。”

我火速赶到秋比诗花园，看见消防车的长胳膊正从十九楼的窗口缩回来。

不大工夫，长胳膊已缩回袖口里。

按快门前，我调实相机焦距，看见我熟悉的那个落地窗的玻璃没了，像个悬在半空的门。

门上污水潺潺，让人想起旱季的水帘洞。

戒严了。

警察封住了楼洞。

就连秋比诗花园的住户也拒之门外。

如果我没有险些在川妹子面前亮出来的那个记者证，也会被拒之门外。

十九楼上的色彩对比鲜明。

几十名蓝衣警察中穿插两名白衣法医，格外扎眼。

肉腥味儿、焦糊味儿、烧纸味儿纷纷钻进鼻孔，耙子一样往嗓子眼里勾，一下接一下，弄得人直想吐。

引我注目的还有地上凌乱的百元大票，红色的百元大票，秋叶一样飘零在地。

我不以为然。

身家过亿的贾界，穷得光剩钱了，钱之于他，就像原上草、海里鱼、岸边沙、林中叶。

可是，我挤过去一看，还是大吃一惊：那个大房间里怎么全是钱啊，旋风卷拢在沟壑中的红色秋叶，厚得没脚、没膝、没腰啊！

大吃一惊的还在后头，当贾界出现在我面前——谁能想到，一米八二的贾界，当年在大学绿茵场上人称“马户(驴)单刀”的贾界，烧成一个糊家雀，一个不到二尺长的“两头扣一头”弯虾状的糊家

<<一旦错过>>

雀！

<<一旦错过>>

内容概要

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喜欢与爱不能完全分割，如兼职，如孪生，如同体器官。

可几千年前有人就拆散他们，至今，至无尽的今后，越拆越紧。

柳明名由初级的迷恋女人的身体，经过约分、化简合并同类项后，只迷恋女人的钱。

但，他最苦闷的是，像样的“拿不下”，“拿下的”都不像样。

有人死了，有人疯了，有人改行，有人归隐，有人改变了人生方向。

但世界还在，世界上的人还在，等于说，培养故事的温床还在。

就好像鱼被打上来很多，海还在；树被砍翻很多，山还在；卵被取出来很多，鸡还在；秘方被骗取很多，智慧还在。

## 作者简介

刘国强，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曾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进修。  
已在《当代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散文》、《散文天地》等数十家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数百篇。  
部分作品曾被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小说精选》及书籍选发。  
多篇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。  
已出版散文集《寻找感动》《残风荒月》，小说集《潜流》《男方周末》，长篇小说《黑枪》《日本八路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荒野犁声》《人间太阳》，长篇传记文学《世纪丹青》等。  
小说《报恩》被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。  
作品曾获省级以上奖励七次。  
辽宁作协第三届签约作家。  
现居沈阳。

## &lt;&lt;一旦错过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说来也怪，贾界这小子一向胆小而心细，落片树叶都担心砸破脑袋，大学毕业的第二年，却做出一个胆子大于体重的决策，辞职干上了个体户。

那是1993年。

一年半后，贾界已是百万富翁。

当然，那时谁也不知道他的第一桶金不太地道，难以启齿。

贾界辞职后，一头扎进滨海市城四处乱碰，碰得鼻青脸肿后，上浑河筛了两个月沙子，赚了3600块。

那个蒜鼻子工头说，先发1600块吧，这阵子手头紧巴，剩下的过几天补上。

这1600块钱还没在兜里焐热呢，他就急三火四地给在西丰县城教书的女朋友房美月打了电话：“来吧美月，我一切都安排好啦。

我把公务员的铁饭碗都扔了，你当那个孩子王有啥意思？

再说，咱们天天在滨海市晃，还兴许找到你的母亲呢！

”房美月来了。

房美月来之前，贾界心里已经十分有底：沙场工头还欠他2000元钱，他已在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。

可是，世事难料，那个蒜鼻子工头在一次雨后“片帮”的事故中丧生，两千块钱也等于“片帮”了！祸不单行，那家公司因他收拾房子晚报到两天，翻脸不认他了！

这时候，贾界也想到几个同学，大学同学我跟柳明名，还有，高中同学佟大志都在滨海混事。

可他谁都不想找。

我在大学里舞跳得好，只要我搭上眼的漂亮女生，一勾一个准。

像现在时兴上网一样，我们那时时兴舞会，周周都有，换言之，我周周都大出风头。

贾界很不服气。

可是，在足球场上驰骋风云的“马户单刀”在舞场上却吃不开。

腿一拉一拉的，如裆里夹了尿，怕淌。

屁股一撅一撅的，像痔疮犯了，怕疼。

他为了踩点儿，只好生硬地一哆嗦，再一哆嗦。

看他跳舞能忍住不笑的，除非绑匪的刀架脖子上。

开始时，出于面子，当时的美眉们还提着裙子跟他走上一曲半曲的，后来，只要贾界一靠近裙子，裙子们就远远地躲开，仿佛“单刀”会划坏了裙子。

我出于好意，免费帮他改错，纠正“饺子步”、“仪仗队步”和“瘸子步”，他竟跟我翻脸了。

后来房美月告诉我：贾界这人就这样。

贾界不找柳明名和佟大志的共性是，他们都是情敌。

个性是，柳明名是纸糊的墙，不可靠；佟大志两次考上大学而没读，沦落成一个建筑工地的民工，自己的稀粥都不够喝，能帮上什么忙啊？

1993年的贾界像头瞎猪，噘着嘴巴头乱拱。

1993年的滨海，应该说机遇遍地。

一弯腰就捡起来一个。

最好的买卖就是对缝。

有门路的对大缝，什么钢材建材化工原料啊，对什么都挣钱。

暴利。

门路小的就对小缝，上工厂倒腾零件，上水产倒腾鱼，上郊区倒腾菜，上农场倒腾鸡蛋。

过去这叫“投机倒把”，属于经济犯罪。

名字一改，成了“搞活经济”。

这个改后的名字，一直沿用至今。

那时候刚刚实施市场经济，有个“学名”，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。

## &lt;&lt;一旦错过&gt;&gt;

过渡期间，一公一私如两个狼咬架，你掏我一口，我掏你一口，嘴含对方的肉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这个里一半外一半的“双轨制”，为对大缝提供了先机。

比如钢材，在实权人物手里抠出计划内指标，一千多元一吨，转手卖议价，能卖两千甚至三千。

有时候，物资在库里没动窝，单子在对接者手上飞快地传着，层层加价，倒腾了十几个个啦！

要是有幸对上几个大缝，可就翻身农奴把歌唱啦。

于是，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：昨天的穷光蛋摇身一变，今天已是百万千万富翁。

有人把那句著名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篡改为“摸着缝挣钱”。

当然，也有摸着缝赔钱的，在女人身上。

几乎在一夜之间，滨海遍地盛开了咖啡屋、啤酒屋和歌舞厅，类似于现在的洗浴中心和足疗屋。

明里陪舞陪唱，暗里陪玩陪睡，小费少则百元，多则千元几千元。

一夜之间，大街上尽是操不同口音的美女。

要是对这个缝上瘾了，就等于一脚迈进豪华消费的地洞，赔得飞快。

贾界的第一脚，迈进了砂山的一栋红砖土楼。

这地方名声上属于市中心的和平区，好听，其实却是这个区的西部边陲。

这栋四层老楼可能肾坏了，拉拉尿，墙根一人来高的“裤裆”湿淋淋的，冬生冰凌夏长绿锈。

墙皮上“套”着不同年代的标语，外边的字渐渐褪色，里边的字往外翻色，字套字，字压字，扯胳膊扭腿地纠缠着，像小学生多次用橡皮擦抹过的作业，看不清。

房美月一来，就被墙皮上的标语吸引了。

看了又看，把那些纠缠着的“胳膊腿”们各归原主，终于看清了一条毛主席语录：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。”

房美月跳脚拍手地说，好玩啊好玩啊！

拍了两下，猛地停下，收了笑，歪着头自语，好玩倒好玩，什么意思啊？

进了楼洞，房美月似有所悟——楼道又黑又窄，两边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幔杆子木架子支腿拉胯，没有钻丛林和爬地洞的双重经验，难以应付。

空气中充斥着说不上来的味道，似骚似臭似酸，直冲鼻子。

为了躲破楼梯的“伤疤”，房美月的高跟鞋捣蒜槌式的东倒西歪，在三楼拐角处一偏航，碰了一根竹竿，“光溜溜——”一个葫芦头掉下来，顺着楼梯滚下去。

灰尘乍起。

这声音钻进某个门缝，惊动了又一个生物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眼前的门开了：谁呀？

一个身着三点式的年轻女人镶在半开的门缝里。

老黑门里夹块白嫩肉，衬浓托月，一个褪过毛的“白条鸡”形象豁然出现。

白条鸡的胸罩过于小了，如大胖脸戴个小帽头，特别不相称。

深\*像张发力的劲弓，胀得胸前的纽扣十分吃力，要掉——肥大的\*都快要炸出来了！

哦、哦对不起。

房美月腾地红了脸，慌忙道歉，像似自己穿了三款式。

我靠。

白条鸡说。

几年后，贾界已经腰缠万贯，把奔驰600停在“坏肾”的墙角，如成功领袖那样瞻仰自己起家的地方，一个很可能修成×××故居或旧址的地方。

正感慨万千呢，被从良的白条鸡认了出来。

白条鸡指指前边的四川小饭馆说，咱们住过邻居吧？

又说，进来坐坐吧，我已是老板娘啦，想吃什么，管够，我给你打折。

贾界也想客气一下，可一看她那面起子用多了的“发面”大胸脯，比肥胖的“女肉弹”都恐怖，话就拐弯了，说我不认识你。

白条鸡看不出火候，似乎还想在老邻居身上挖掘利润潜力：“别逗了大哥，那我来干啥呀？”

## &lt;&lt;一旦错过&gt;&gt;

” “抓妓女。

” 白条鸡一下愣成了雕像。

贾界走后，她朝缓缓离去的奔驰车屁股呸地吐口唾沫，歪着嘴骂：烧成灰我都认得你，纯属装大穴的！

那时，白条鸡刚缩回门后，贾界的钥匙掏出来了。

他们竟是门挨门的邻居！

房美月瞅贾界一眼，贾界笑一下：晚上你就知道了，这地方热闹着呢！

果然。

南腔北调，东邪西毒，五花八门。

只有一点相像：住户们全是二十至三十岁左右的外地年轻人。

这个年龄是点火就着的危险时段，容易爆炸，容易发火，容易把肉身当成插了铁翅膀的机身。

忽地飞起，射出去，飞向哪，射向谁，不知道。

每天晚上，这里都是“联合国”的议会总部。

只是，没有秘书长，也没有欠着巨额会费不交还要称大的美国佬。

清一色的无名鼠辈。

谁也不怕谁，谁也管不了谁。

这就麻烦了。

这些鼠辈们，都当自己是猫呢！

几年前，我在报上看到一幅漫画，一只猫站在领奖台上，弯腰低首，十分谦逊，等着一只跷起脚尖的老鼠往脖子上挂“安全奖”奖牌呢。

几天前，我看到一个更狠的消息，两只老鼠合力作案，女鼠扮成\*勾引男猫，男鼠持凶器匿于暗处，居然结果了一只战功赫赫的现役大猫！

什么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哇，拐那么大弯儿多累啊。

该干啥干啥，来点实惠的吧。

眼擦黑后，楼道里扑腾腾一阵响，白手黑手涂红指甲的手，多毛的手相继伸向室外“一”字形露天公用阳台的铁线上，把冒充“万国旗”的各式床单衣服乳罩\*收回来，一个晚会的大幕就徐徐拉开了。

头一个节目是常规节目，以器乐烘托氛围开场，劈柴和大勺为主旋，锅碗瓢盆协奏，相当有气势。

开喝了，才到晚会的高潮。

咔咔的碰杯声，配以多种方言的祝酒旁白，犹如笑料一个跟一个小品。

合唱为划拳行令。

这个节目，往往作为压轴戏。

不过，有时也来个“加时赛”，突然一个引吭高歌的“单出头”，炸出杯碗落地的脆响，在互问候对方母亲的叫骂中，辅以响亮或沉闷的肢体接触之声，“联合国”炸营了。

一天夜里，楼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，一个温州男子驾鹤西去。

他杀。

四楼阳台边上的一片污血，过了伏才消失。

真正的晚会，结束也结束了。

这里不。

这里的晚会过后，还有“加演片”。

在后台。

当老楼梯被高跟鞋当成琴键敲过，昼伏夜出的小姐们回巢了，人们就可以“听内参”了。

床铺的呻吟和女人的\*彼伏此起，有时楼上，有时楼下，有时楼左，有时楼右，有时上下左右响成一片……



<<一旦错过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